

記兩次「除眾生心苦」的實踐

曹仕邦

佛家稱布施法門大致分爲「財施」與「法施」兩大類。後秦鳩摩羅什(Kumārajīva, 三四四—四一三)譯《十住毘婆沙論》(大正藏編號一五二一)，其卷七〈歸命相品〉略云：

在家之人當行財施，出家之人當行法施。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有財物，出家之人於諸經讀誦通達，爲人解說，非在家者所能及(頁五十四中)。

北涼釋道泰(約四三七時人)譯《大丈夫論》(大正藏編號一五七七)，其卷上〈法施品〉略云：

財施者人道中有，能得法施，唯大悲者。財施除眾生身苦，法施者除眾生心苦(頁二六二中)。

上述兩種布施法門，釋教中人認爲在家之人擁有財富，故應實行「財施」以幫助經濟上有困難的人；而出家之人因研誦經論而知佛法精義，故應實行「法施」，用說法方式解除人們心中的痛苦！

筆者對上述兩種布施都實行過。財施方面，緣於退休前一直是個收入不豐的窮教員，雖曾作慈善捐獻，但

所捐微薄，愧不足言。法施方面，筆者雖非出家人，今後也無意披剃，但卻曾實踐過兩次有效的法施，真實地解除了別人的心苦。如今把這兩段因緣寫出，提供給有意從事法施的人作參考，也借此說明即使在家之人，何嘗不能從事近似心理醫生式的「除眾生心苦」服務！

第一次的實踐在中年留學澳洲期間(一九七七—一九八二)的某一年，地點在澳洲首都坎培拉(Canberra)。事緣坎培拉自建城以來，一向未有粵劇在此演出過。而這一年，恰好有三個粵劇團在澳洲第一大城市雪梨(Sydney)同時演出，於是坎培拉一帶六十多家廣東菜餐廳¹之中的一些老闆們便結夥邀請其中一團來此表演一晚，作爲開埠以來的創舉！

消息傳出，整個坎培拉的華人社會大爲興奮，連城中當年唯一的澳洲國立大學(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和其他幾家專上學院中的華人學生也不例外，我們準備在戲班開鑼演出之日前去幫忙。而其中最熱心的人，是國立大學圖書館的退休資深館員魯大維

(David Lu, 原名魯忠翔, 今已謝世多年) 先生。

魯大維先生是一位「不甘平凡終白首」的人, 他退休後仍非常活躍, 校內、校外凡有活動他都設法參加。如今有此盛事, 豈能錯過? 於是演出前的租用場地, 跟市政當局通關節, 諸如此類, 都由這位魯公一力奔走承擔。大抵他老人家認為此舉由他一手助成, 定然非常風光吧!

然而筆者這當年在此讀博士學位的人看出有點不妙, 因為坎城中的荷花樓等四家最大的粵菜酒樓並不參加這盛事, 而發起搞粵劇演出的餐廳僅有十餘家, 他們全屬家庭式的小本經營事業, 倘使售票不理想或出其他問題, 這些小老闆們有無承擔的魄力呢? 因為在雪梨的三個劇團中, 由香港名伶關海山先生與羅艷卿小姐領班, 陣容最強的戲班底戲金要價甚貴, 小老闆們不願請。請來的是由一雙黃姓姊妹領班的(姊妹反串男角); 三團中最無名氣的戲班, 可謂無甚號召力。若屆時連城中華人都欣賞的意願不高之時, 怎辦? 因此曾勸魯公要有心理準備, 不要過分熱衷於此!

然而魯公當日意氣風發, 聽不進去。果然, 由於售票不理想, 這些發起人們不願自掏腰包補足戲金和其他費用, 打電報通知戲班不必從雪梨南下了。

如此一來, 把滿懷企望, 一心以為在七十多歲暮年

可完成一項壯舉的魯公害慘了。他不特想望落空, 還要在寒風中站在表演場地門口, 以中英語解釋戲班不來的原因和辦理退票!

既經此役, 魯公頹喪非常, 一日在路上遇到他, 他說已預約一位華人的心理醫生看病, 但醫生正在渡假旅遊, 暫且不能就診云云。

筆者一想不妙, 眼見魯公失落如此, 很可能等不及醫生回來已出事了, 非馬上解除他的心苦不可! 於是改天約他到市中心的人工湖畔底湖濱飯店(Lakeside Hotel), 在店中咖啡廳請他喝咖啡, 筆者一邊喝一邊痛罵那群小老闆們沒頭腦, 沒擔當, 爲了不肯多花幾個小錢, 白白將一場開埠以來的文化盛事搞砸了! 罵時咬牙切齒, 裝成很生氣的樣子——當然, 我懂得壓低聲浪, 免得在場的洋人女侍應生以為兩位華人發生爭執。魯公默默地呷咖啡, 不發一語。

事後又過了不久, 再遇到魯公, 問起他看過心理醫生沒有? 魯公說已取消預約, 不看病了。筆者便知經已解除他的心苦。因為魯公有滿肚委屈又不便親口罵人, 如今有人替他全罵出來, 登時心情舒暢, 不必光顧醫生了!

第二次實踐是一九八六年左右, 地點在香港。這時筆者雖已取得博士, 但一時未找到大學的教席, 只好進

一家英文中學²，以講授中國語文、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等課³謀生，並且被校方委作中七⁴的班主任。

上任之後，班中一位姓郭的女同學突然憂鬱症發作，整天心驚膽跳，緊張得精神無法集中，不能溫習功課以準備參加會考⁵。她去看心理醫生，吃藥後全無效果。她在班中的女同學好友；姓李的班長陪她去玩，陪她看電影，亦不能平服她的緊張，在無計之下，李班長知道筆者點子多，乃向我求助，看看有無辦法？筆者身為班主任，不好推辭，而且已一下子想明白郭同學的心苦所在。

於是筆者囑李班長陪郭女同來，對她說：「你在中五」畢業會考⁶前經過一番苦讀，心情非常緊張。及至過關而升讀中六⁷，這一年全無壓力，讓你有整年休息，於是很輕鬆快活地度過了。然而如今升讀中七，又要面對近似「生死存亡」的會考⁸，因此再勾起你過去患得患失心情。而緊張起來而已！放心吧，你能過中五這一關，如今先把心情放鬆，同樣可以過關的！」

由於筆者的話直指她的心苦，郭女的愁臉登時開朗。我知道心情憂鬱的人最需要別人肯聽他或她的訴苦，於是給她筆者家中電話號碼，囑她下課後隨時可以找我聊聊天。

果然，她打好幾次電話來，筆者也讓她儘量傾吐，

我耐心地聽，僅在間中插一兩句安慰或鼓勵的話。果然，她電話中的話越來越不反覆冗長，終而她能在中七會考中過關！

由是而知，解除別人的心苦，首先要設法了解其真正的「苦」在什麼地方？然後方能除苦和救苦！

筆者所以撰寫本文，因常見許多信佛的出家眾或在家居眾在試圖開解別人的心苦之時，往往主觀地搬弄佛家名相、佛家觀念來妄圖勸解遭遇困厄的人，而不去了解這些人的心苦何在？於是不免流於為人所譏的「老僧常談」，反而導致了反效果！

註：

1. 坎培拉能養得起六十多家粵菜館，並非這城市華人眾多，而是粵菜好喫又比西餐便宜，故澳洲白種人也愛來光顧，而且喜歡在櫃台點菜，然後打包回家，稱為 (Takeaway Food)

2. 這裡要介紹一下香港的中學學制，由於當年香港仍屬英國的殖屬地，其教育署轄下的中學分為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兩個系統，中文中學以粵語作為教學媒介語，校內行政使用中文。英文中學則以英語作媒介語，行政全用英文，此外英文中學的學生一定要英文

考試合格，不然不許升級和畢業。再者，中英文中學都原則上要讀五年，其中一至中三班相當於國內的國中，中四和中五相當於國內的高中。中五畢業要參加教育署統籌辦理的會考（相當於聯考），考試合格始能畢業，到社會上找工作。學生中想進大學的，中文中學的畢業生要回本校，或另找中學就讀中六，再會考合格，可以進香港中文大學申請免試入學，但不定被取錄。英文中學則要升讀中六和中七，中七會考合格，可以選香港大學或中文大學申請免試入學，同樣不一定取錄。更有進者，由於英文中學畢業後找工作較易，所以許多中文中學便向教育署申請轉作英校，但申請成功後，校內教學與行政仍然使用中文。筆者當年執教的「梁省德中學（辦學的人是香港新界地區一名富婆，故以她的名字作校名）」，便屬這麼一家粵諺所謂「掛羊頭賣狗肉」式的學府！如今香港回歸成了中國的特區，由於「五十年不變」，故學制仍沿襲英殖民地時代之舊。

3. 由於香港居民以講粵語的華人佔絕大多數，故其地的英文中學也要開設中文課程。在前註所言「掛羊頭賣狗肉」式的一類英校，固然用粵語來教，而即使正式全部英語教學和辦行政的英文中學如聖保羅男女書院（St. Paul Co-Ed College），按，此校開辦之初屬全女校，後來成了香港最早一家男女兼收的學校，故

名）、拔萃書院（Diocesan School）等名校，其中文課程亦用粵語來教，不然，要用英語來講授「之乎者也」，中學老師固然無此程度，同學們更無法接受。然而由於正式英文中學兼收洋人或印度人等的青少年入學，因此這類學生可以不選讀中文。到了中六、中七，連華人子弟也可享此權利。筆者曾執教的梁省德中學便屬如此。

4. 參註二。

5. 同前註。

6. 同前註。

7. 同前註。

8. 香港的會考對一位中學同學所以有近似「生死存亡」的威脅，使人患得患失而導致精神緊張者，因為在英文中學而不能過中七會考這一關，則其人不但不能免試申請進入香港兩家大學就讀，甚至不能到澳洲自費讀大學之外，更不能申請作政府部門的公務員。若其人向私人商行求職，也僅被視為中五畢業而以低級職位聘用（中文中學不能過中六這一關的人，亦然）。倘使連中五也不能過關，則其人只好找一份餐廳侍應生；或商行的聽差之類工作！

9. 參前註及註二。